



绝密行动



〔苏〕Ю. М. 科罗利科夫 著

杨继舜 王明华 译
张文郁 王大禹
卢宗贤 刘聪 校



军事科学出版社



绝密行动

[苏]H. M. 科罗利科夫 著

杨继舜 王明华 译
张文郁 王大禹
卢宗贤 刘 聪 校

军事科学出版社

Корольков Ю.
Кио ку мду! :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при опасности сжечь! : Роман хроника.
—Мн.: Беларусь, 1986.

根据苏联明斯克白俄罗斯出版社1986年俄文版译出

绝密行动

〔苏〕Ю. М. 科罗利科夫 著

杨继舜 王明华 译
张文郁 王大禹

卢宗贤 刘 聪 校

★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3印张 604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ISBN 7-80021-259-9/K·013

定价：11.80元

代 译 序

刘 聪

本书的书名按俄文原文(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直译,为“绝密”或“最高机密”。因考虑此书的主要内容,译者最后为其定名《绝密行动》。

本书是一部记述真人真事的侦探题材的纪实文学之作,是一部颇受苏联读者喜爱的畅销书,1986年在明斯克出版时,其第一版印数即达18万册。

这部书的主要特点是涉及的范围广、事件多;内容新颖,史料翔实;文笔生动,译文流畅;情节曲折,扣人心弦。全书以20世纪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理查德·佐尔格博士的踪迹为轴线,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历史背景,绘声绘影地描述了以日本和中国为主要舞台演出的一幕幕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内情的迄今鲜为人知的历史连续剧,令人读之爱不释手,兴趣盎然。

关于佐尔格传奇业绩的译著,过去出过几本。但是不论就其广度或深度而言,若与本书相比,可以说都是望尘莫及的。本书对佐尔格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惊人成就和壮举,描写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令人读之感到可钦可佩,可歌可泣;对德、日法西斯同西方列强密谋仇视和扼制社会主义的勾结行径,揭露甚详,令人读之感到愤慨;对日寇在南京杀害无辜姑娘和在南亚割人头、挖人心肝等惨绝人寰的滔天罪行,刻画得淋漓尽致,令人读之不禁发指和切齿;对日本投降后那些主要战犯或被同伙胁迫剖腹自杀或被一一绞死的可耻下场,也记述较细,令人读之不禁拍手称快。因此,即使过去看过有关佐尔格的其他某种译著的读者,也

会从本书中在艺术、知识和道德情操方面，获得一些新的美的享受。

世界上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佐尔格之所以能成为一名传奇英雄，名闻遐迩，被苏联人民作为伟大典范而顶礼膜拜，那也是有其多方原因的。为了更深刻地了解这个非凡的人物，不妨追述一下他的简史。

理查德·佐尔格于1895年10月4日出生于苏联巴库，1902年随父母迁居德国柏林求学。他的父亲古斯塔夫·威廉·理查德·佐尔格出生于德国萨克森州，是一位熟练的石油钻探专家。母亲尼娜·森约夫娜·柯贝勒夫，是一位俄国妇女。叔祖父弗里德里希·阿道夫·佐尔格，是德国最早的共产主义战士之一，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战友，有不少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来往的书信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

1914年，佐尔格18岁时到柏林德国皇家陆军第91团当兵，不久便参加世界大战。战争中他当过步兵，也当过炮兵；当过普通士兵，也当过军士；参加过阵地战，也参加过运动战；到过西线战场，也到过东线战场；负过伤，也住过野战医院。可以说，他饱尝了战争的不幸和痛苦，有一只腿因伤致残，一直不良于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佐尔格离开军队继续求学，先后进过3所大学，攻读过哲学、国民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最后获汉堡大学博士学位。在学期间，他先是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后入德国共产党，多次参加工人运动。

1925年1月，佐尔格以德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代表大会，从此奉命参加共产国际情报局的工作。

1930年1月，佐尔格奉命抵上海致力谍报工作。在这期间，他以《德意志粮食报》通讯员的身份进行活动，在专门研究“中国银行法的起源和发展”的名义下，广交各界人士。由于他知识渊博，谈吐不凡，很快得到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的赏识。就是经过这

位总领事的介绍，佐尔格后来才得以通过德国驻南京军事顾问团受到何应钦和蒋介石的接见。此外，佐尔格在上海期间，还结识了撰写朱德总司令传记的美国进步作家阿格纳丝·史沫特莱，同她过往甚密，彼此成为知交。

1933年9月，佐尔格持德国高级外交官分别写给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和日本外务省的介绍信，由美国赴日。不久，便以德国纳粹党员和《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开始谱写其一生中最为壮丽的篇章。经过周密策划，他在日本成立了一个非常严密、非常精干的间谍组织——“拉姆宰”小组。参加该组活动的成员多达39人。他们操着9种语言，从事18种职业。他们当中，有日本人、德国人、南斯拉夫人、英国人、苏联人，有日本在任首相的秘书（尾崎穗吉），有日本侯爵的儿子，还有遭暗杀的日本前首相的儿子。就是这样的一个行动小组，它把自己的触角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暗暗伸向日本的一个个高级要害部位。此外，佐尔格由于精通日本政治而名噪一时，令人钦羨，所以一到日本不久便能同德国驻日大使馆武官奥特打得火热，为他出计献策，帮他爬上大使宝座，成为他的密友，得到大使馆的完全信任，进而应聘为使馆编新闻简报。因为工作关系，佐尔格在德国驻日大使馆里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可以在那里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阅读德国政府和驻日使馆的来往密电。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人说，他决不像西方间谍那样鬼鬼祟祟，登不上大雅之堂。他不携保险柜偷文件，但文件主动送上门来给他看。他不开枪破门而入要地，但要地的门总有保卫机密的警卫人员彬彬有礼地给他打开。聪明过人、敏于思索的佐尔格，就这样在特务遍地的日本从事间谍活动竟持续8年之久。在这8年中，每当关键时刻，他都以巧妙的方法，源源向莫斯科发送重要的战略情报，为苏联最高统帅部制定一系列重大战役计划特别是莫斯科战役计划提供重要依据，从而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不可估量的特殊贡献。因此，在他牺牲多年后，苏联最高苏维

埃还通过决议，给他最高奖赏，追认他为苏联英雄。莫斯科有一条街，苏联有一艘油船，还以佐尔格命名。

佐尔格在东京活动的8年期间，活动范围并不仅仅限于日本，而是几乎每年一次以记者的身份来中国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以及日本侵略军在华的暴行和处境。当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借口其士兵石山“失踪”^①而挑起“七·七事变”时，他先派“拉姆宰”小组成员南斯拉夫人武凯利奇前来中国侦探，后来又亲自前来中国实地调查。在北平与日本间谍广濑上校相识。上校把他视为上宾，同他一道到宛平观看“卢沟晓月”，并请他坐自己的专机由北平飞往南京。到南京后，佐尔格在日本人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巧遇阿格纳丝·史沫特莱，会后同她驱车几乎走遍南京主要街道，亲眼看到了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制造的种种令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的凄惨景象。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佐尔格和“拉姆宰”小组成员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在中国发生重大事件的一切地方。

的确，天有不测风云。1941年10月18日(星期六)清晨，佐尔格突然在东京被日本警察逮捕入狱。这使日、德当局愕然，引起很大轰动。德国驻日使馆一面密电报告德国当局，认为这是日本上层反德阴谋的一个严重步骤，一面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抗议，并要求允许探监。但事实终于导致德国驻日大使奥特引咎辞职。

不幸，1944年11月7日，正当苏联人民在欢庆伟大十月革命节、庆祝反法西斯伟大胜利的时刻，佐尔格在犹作垂死挣扎的日本法西斯的绞刑架上从容就义，终年49岁。

佐尔格这样结束自己的光辉一生后一年多，他的贤惠的日本

① 1937年7月6日晨，日本驻卢沟桥地区的两个士兵石山和寺岛一郎从一中国老妇家里抢杀一只鸭子，食后，石山中毒，到丛林泻肚不止，未能参加当晚演习。日军司令官得知石山“失踪”后，硬说石山系被中国军队抓走，并借故于次晨向中国宛平驻军发起进攻，从而引起一场大战爆发。——作者

妻子石井花子才得知他的厄运。花子在悲痛中东奔西走，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他的遗骨，把骨灰移葬于多摩公墓，并为他竖了一块灰色大理石的墓碑，碑上刻着：

“安息吧，英雄！”

为反对战争，为全世界的和平
献出了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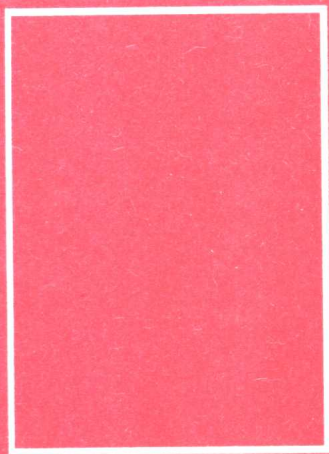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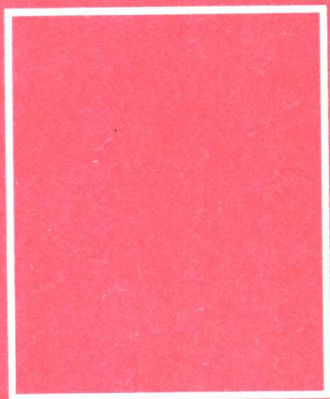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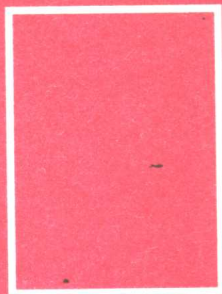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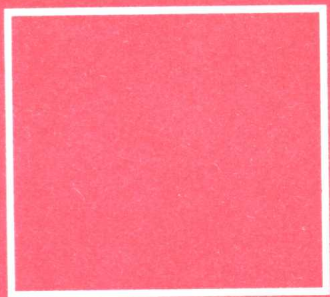
本书在深刻记述传奇英雄佐尔格的伟大业绩的同时，还巧妙地揭示了大量的新的历史背景资料。读者若想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日本军阀如何接连谋杀首相，如何选择向太平洋或西伯利亚进军的时机，如何策划谋杀张作霖，如何挑起“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如何在哈尔滨附近秘密试制细菌武器，如何在南京搞大屠杀，如何偷袭珍珠港，如何从天津挟持溥仪去东北建立“满洲国”；中国人民如何英勇抗战，第19路军如何在上海浴血重创日寇；苏联空军志愿人员如何在战争初期援助中国人民抗战，如何派飞机轰炸台湾日军设施和炸沉日本重型战舰，如何飞临日本本土散发传单；美国总统罗斯福甚至在副总统杜鲁门都不得不知道的条件下如何保密试制第一颗原子弹，向日本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名美国飞行员后来如何发疯或自杀；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前，几个主要战犯如何企图孤注一掷，破坏投降，本庄如何被其同伙胁迫自杀，其他几个罪魁祸首又如何一个个被绞死，落得可耻下场，等等，都可从本书中找到不同程度的答案。因此，本书不仅对一般的广大读者，而且对国际关系史、二战史及世界史的研究人员，都有重要参考价值，都会引起极大兴趣。当然，书中对某些问题的描述也不无偏颇之处，特别在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地位的描述上尤为明显，希读者注意鉴别。

本书涉及日本、中国、蒙古、苏联、美国、德国等不少国家的人物、地点、机构和事件等名称，其中有很多在俄文原书中都不是根据相关语种的意思翻译的，而是分别根据日语、德语、蒙语、汉语等语的拼音和读音进行音译的，一般俄汉工具书中是无

从查找的。这就给汉译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因而要求全书译名统一、准确也就比较困难。有鉴于此，特编《俄汉对照日本人姓名》、《俄汉对照苏、德、中、蒙等国姓名》、《俄汉对照地名》及《俄汉对照其它名称》，将其作为附录附于书后，以供专业研究人员、翻译人员和其他对此感兴趣的人员作为参考。也许这些附录对从事俄译汉的翻译工作者更有意义，因为俄语中根据别国语直接音译的许多外来语往往成为翻译障碍，使译者苦于无从查考。希望这些附录上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可作为外来语词典的补充。

本书在译校过程中，对日本的大量人名、地名和事件等的翻译、考证多承山西大学的多位老师和军事科学院的高培研究员鼎力帮助，特致谢意。

绝
密
行
动



目 录

1	鼠疫——引子	1
2	在很久很久以前	7
3	张作霖之死	33
4	田中首相	51
5	樱会	62
6	来自法兰克福的佐尔格博士	76
7	沈阳事件	96
8	板垣为佐尔格提供情报	111
9	挟持皇帝	129
10	平日	145
11	伊琳娜的日记	173
12	前面就是日本	192
13	“拉姆宰”进入前沿	209
14	在祖宗发祥的土地上	227
15	樱花节	242
16	在军事阴谋的策源地	255
17	一位来自蒙特利尔的加拿大人	268
18	寺岛一家	286
19	在蒙古边境	299
2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314
21	卢沟桥	329
22	春天，鹰爪花盛开时节	344
23	重返中国	357
24	苏联志愿军	376
25	湖后高地——张鼓峰	404

26	对忠诚的考验	422
27	骑虎难下	438
28	新的阴谋	455
29	在诺门坎沙漠	471
30	三国条约	488
31	日本帝国秘密中的秘密	502
32	希特勒扑向俄国	517
33	伦勃朗的画	533
34	理查德·佐尔格最后的报告	547
35	东京和华盛顿心目中的珍珠港	565
36	“开始登新高山!”	582
37	在巢鸭监狱	597
38	橙黄色机密	617
39	结局	640
40	战后的死亡	675

附 录

一	俄汉对照日本人姓名	687
二	俄汉对照苏、德、中、蒙等国人姓名	695
三	俄汉对照地名	706
四	俄汉对照其它名称	715

1 鼠 疫

——引子

在遥远的外贝加尔的一个城市，耸立着一座纪念碑，但是，被纪念的人的功绩现在却已被人们忘记……

记得，关东军被粉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这座方尖碑还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广场上矗立着。可是，当时纪念碑已经破旧——它的镶面就像破烂的胶合板一层层脱落了，许多地方露出了深红而微带浅紫色的大砖。这是些多石砖，简直拿起任何一块都可以用火镰打出火。这样的砖我们早已不再制做。可见，这座纪念碑，多半是从倒塌了的杂货铺，或者从国内战争时期即已不复存在的小教堂的废墟上捡来的砖砌成的。

纪念碑基座上用水泥砌成的那位普通俄罗斯人的姓名早已散落，纪念碑便成了一座无名纪念碑。它大概是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建造的。我不知道它现在是否还在，因为我已经很久未在那个遥远的外贝加尔城市了。

为之建立纪念碑的这个人，可能挽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防止了突然威胁到俄罗斯，威胁到年青的、政权尚未巩固的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场全国性灾难。他的职业是医生，是一位流行病学家。

由于某种原因，我暂且不称呼这位医生的真实姓名。也许，倾吐全部真情还为时过早……我且把他称作亚历山大·尼基季奇·米库林。

与亚历山大·尼基季奇亲近的人中，已无人记得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回到远东的。他出身于流刑移民家庭——父亲还在上个世

纪末即由于参加俄国中部的农民暴动而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亚^①。米库林一家住在额尔古纳河畔涅尔琴斯克工厂附近。1914年大战前夕，这位医学院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亚历山大·米库林，未及领取毕业证便当了兵。人们认为，他因祸得福：因为他本应以参加学潮而被处以服苦役。

在他家的相册里还保留着一张他当时的相片：30岁左右的年青准尉，一只手包扎着绷带，背靠照相馆里的假栏杆坐着，另一只未受伤的手扶着军刀把，膝盖上放着一顶军帽，面孔刚毅，一双眼睛若有所思，同时又大胆而聚精会神地望着前方。

据说，与德国作战之后，他在谢尔盖·拉佐^②的部队打游击，曾与高尔察克、温甘伦男爵^③以及日本武装干涉者作过战。还教过一阵书，后来才重操旧业。

事情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亚历山大·尼基季奇当时主持一个鼠疫流行病防治站。这个站位于城外，四周竖着高大坚实的围墙，处在严密的警戒之下。医生们成天与装在玻璃曲颈瓶中的鼠疫活疫苗打交道，在传播鼠疫的媒介——啮齿动物身上做实验。实验室设在防治站的中心，第二道围墙里面。那里的警戒更严格。

医生们轮班工作，一星期换班一次。在防治站中心工作一周之后，经过检验方能回家。进实验室需通过两道警卫线，与外界联系只能通过电话来进行。

① 流刑移民——俄国1822到1917年间对永久流放西伯利亚或服满苦役留居当地者的正式名称。——译者

② 拉佐(1894—1920)——为在西伯利亚和滨海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领导人之一。1920年任党中央滨海地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委员。——译者

③ 温甘伦(1886—1921)——外贝加尔和蒙古反革命头目之一，俄国中将。1917—1919年为哥萨克军队首领谢苗诺夫的副头目。1921年为蒙古实际独裁者。他的部队侵入苏维埃俄国领土被击溃。经西伯利亚革命法庭判决，处以死刑。——译者

那是一个冬天，天气严寒，新年即将来临。与往常一样，有六个人自愿被“监禁”在这里工作。他们是三个医生，一个实验员，一个锅炉工和一个女清扫工。下班以后，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在饭厅里聚会。他们给这间狭小的饭厅起了个绰号——“船上饭厅”。他们在这里共饮西伯利亚的浓茶，进行交谈、争论，回忆并议论如何来迎接新年。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来迎接新年。一天晚上，清扫卫生员，那个温顺胆小的女人生了病。起初，大家以为她感冒了。可是亚历山大·尼基季奇还是把她隔离了，并亲自给她量了体温。暂时没有任何迹象令人担忧。但是第二天早晨她的病情变得非常明显：上气不接下气地咳嗽，难以置信地虚弱，发高烧，更主要的是痰里带血。根据这一点就足以做出诊断——她得了鼠疫！

亚历山大·尼基季奇大吃一惊，他走出房间，来到饭厅门口，用低沉的声调说：

“安静，同志们，这里肯定发生了鼠疫……应当立即采取个人检疫措施。病人由我来照顾。不要和我进行任何接触！……请你们每两个小时量一次体温。”

实验员听他说话的时候用指尖紧压着双鬓。她的脸色变得苍白，非常吓人。

“亚历山大·尼基季奇，照料她的事应该由我来做，您这是……”

“就这么定了！”——米库林生硬地打断了她的话。“请执行命令……谢谢您，叶连娜·维克托罗夫娜，”他的眼光变得温和了。“谢谢您，我已经和病人接触过了，我不存在冒险的问题……”

他痛苦凄惨地微笑了一下，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接着就给市卫生局打电话。他摇了很长时间埃里克森式电话机的摇把，终于听到了对方熟悉而和气的声音：

“怎么样，米库林同志，一切都正常吧？在准备过年？”

“不，不正常。我们出事了！……”

“出了什么事?”

“站里发生了鼠疫……病倒了一个女清扫工。”

“你说什么?!……鼠疫!……你说的是真事吗?!”

“是的，真遗憾，这是真的……请报告州委员会。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城内要宣布进行检疫，是为了预防。否则鼠疫会传播到全州。”

亚历山大·尼基季奇一直用拉丁语称鼠疫，所以很少有人能听懂他们的谈话。

“你对这个诊断有把握吗?”

“是的，这是真的……我们将等待，”米库林最后说，“愿上帝保佑，也许还有一线希望。”

但是，连一线希望也破灭了。病人的情况越来越坏。亚历山大·尼基季奇痛苦地思索，病原体究竟是从哪里突然爆发的。他详细地询问了女清扫工，她说她也不知道。

第二天晚上她便去世了。她在临死之前把亚历山大·尼基季奇叫到了跟前。他向她俯下身去。女清扫工说话的声音很低，勉强才能听到。

“我到底还是不行了，米库林同志。太难受了……眼看就要死了……可见，我没有把病原体烧尽。您原谅我吧，看在基督的面上!”

“什么病原体?”米库林穿着白大褂，戴着严密的防护面具站在她面前。

“玻璃瓶里的……我向您认罪，亚历山大·尼基季奇。原来我不敢承认……我们接班的第二天就发生了。我打扫的时候，想干得尽量好一些。可是，我的袖子碰到玻璃瓶，它打碎了。我用抹布擦干，扔到了火炉里……我不想惊动您……”

“玻璃瓶呢?”米库林吓呆了。

“玻璃瓶也扔到了火炉里。所有的碎片都收起来了。可能是病原体落到了白大褂上，没想到把它也扔掉，原以为会平安无事

的……”

米库林又给市卫生局打电话。现在在流行病防治站里安了直通电话，电话机旁都有人昼夜值班。

“病人死了……其他人体温正常……我？……我也正常……谢谢您。”

提心吊胆的日子来了。鼠疫——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为了不引起惊慌，在往莫斯科拍的密码电报中，这个可怕的病名也用外行人不懂的拉丁语来称呼。而内行人都知道从前发生过的事：查士丁尼^①在位的中世纪初期，鼠疫夺去了一亿人的性命，这一流行病蔓延了50年。过了几个世纪以后，鼠疫在欧洲又使四分之一的人口丧生。这次在外贝加尔，在防治鼠疫的科研站疫鼠又……

通知整个外贝加尔的各个火车站进行秘密检疫，停止出售火车票。市内的火车站关闭了，旅客列车途经外贝加尔各站时不得停车。为了防止鼠疫流行，已经调动军队来封闭、隔离疫源地。大家都在提心吊胆地等待事态的发展。防治站里的人们也在等待。不过，防治站已被武装值勤人员封锁起来，谁也不准向它靠近，连值勤人员也不得进入枪弹射程之内。

亚历山大·尼基季奇亲自把女清扫工的尸体送了出去，放到一间独立的屋子里，蒙上了白色殓衣，就在那里火葬了……

潜伏期即将结束。所有人的体温都正常，自我感觉良好。亚历山大·尼基季奇几乎不再担心了……又过了一天；这位流行病医生感到有点疲倦和头疼。量了一下体温——温度上升了。这是令人恐惧的症状：他已经得了鼠疫。

病情发展得很快。不断的咳嗽损伤了胸部，他衰弱了。他无力地拿起了话筒。

“看来，一切都正常，”他竭力克制着咳嗽。“潜伏期已经结束，生病的只有我一个。现在主要的事是消毒……请关照我的家。

① 查士丁尼(483—565)——东罗马帝国皇帝。——译者